

文學指南

第捌冊

文苑道可游錄

天虛我生著

卷

卷

8

8

文學指南

第捌冊

文
學
指
南
道
可
游
錄

天虛我生著



文苑導游錄（第一種第八卷）

◎社說八（本欄歡迎投稿）

詞之源流及沿革

陳 邶

詞始於唐。盛於宋。一語可以破的。初無煩贅言也。若必溯其原始。則聲音之道。本爲天籟。未有人類以先。兩間之物。已無不有。自然之聲音。即以人類論。則未有文字。以先一啟口。間已無不有。自然之歌哭。迨有文字。以寄其聲。以達其意。於是乃有有韻之文。就古籍之足考者。僂指以數。則唐堯時已有康衢之謠。擊壤之歌。虞舜時有卿雲之歌。南薰之操。夏禹時有鑄鼎之繇。玉牒之辭。豈必自商周之世。始見於三百篇哉。故予以爲有韻之文。其名稱雖不一。而究其原。實由一本。夫文字之進化。由於人類之思想。上古之世。

思想簡單。故其字不多。取用既乏。則句語自不能顯。篇章亦不能長。其歌謠多不過四句者。職是故耳。卽論虞書舜典夏后之書。以及商銘周頌。亦復要言不繁。寥寥數語。未有如屈子離騷一發數千言者。故論文章之變。當以楚騷爲祖。屈原九歌。句法長短。至不一律。是蓋已由歌謠而進於詞賦。文字奔湊於腕下。牢騷悉發於胸中。盡情傾吐。取材無窮。已撤四言韻語之藩籬。而開詞曲之先聲矣。然其取法尙不外乎三百篇詩。故哀痛處近於小弁。悽怨處則近衛風。特其篇幅旣長。文字不敷。所用故意義猶多晦暗。而不明。迨至嬴秦變法。盡毀古書。悉去束縛。而文字乃革。蓋不復屑爲有韻之文矣。幸其祚短。二世卽亡。去古未遠。乃有漢儒起而復古。雖以無韻之文爲多。而有韻之文尙復不絕如縷。判詩文爲兩

途當自漢始也。蓋秦以前可謂有詩而無文。何言之其文大率爲韻言也。楊慎古音畧例考之最詳。悉舉周易毛詩禮記楚辭老莊荀管諸子有韻之詞。一一標爲略例。而顧炎武江永諸人亦多有所考證。是明徵也。自漢以來。詩歌迭作。高帝大風之歌。直追上古歌謠。以鳴天籟。而韋孟諷諫之詩。則皆句法歷落。脫胎息於九歌。楚些。是當認爲詞章之中興。而文學界之光復時也。自漢以降。作者雲興類尙精覈。直有意而爲詩。非復得之偶然。如魏武帝之龜雖壽。魏文帝之善哉行。短歌行。曹植之朔風詩。箜篌引。王粲之贈蔡陸詩。陳琳之飲馬長城窟行。皆其最著者也。前有蘇武李陵。後有建安七子。詞章之學。夐乎尙矣。然可被之管絃者。實寥寥也。其時雅樂之存。不過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章。李延年輩。又輒改易。

音節。非復舊觀。魏平荊州。得漢雅樂四章。其足徵者。蓋不過鹿鳴一曲耳。其他樂曲存於三國時者。亦僅有朱鷺、艾如張、上之回、戰城南、將進酒等二十二曲。晉興以後。又盡改之。存者惟玄雲釣竿二曲。故言文章至漢魏爲興。若言樂章。則已日益退化。於是。有文無聲之篇什。乃愈出而愈多名之。曰詩歌。聊以別於文耳。爲詩爲文。但在有韻無韻之間。非必以詩被之樂也。其可合於樂者。則別稱之曰樂府。夫樂府即詞曲之祖也。自晉以來。古樂既亡。新聲遂創。六朝製曲。頗衆。其可得而舉者。於宋則有少帝新製三十六曲。齊太祖謂之中朝曲者是也。齊則如謝眺之隨王鼓吹曲。蓋作於荊州道中。曲凡十疊。一曰元會。二曰郊祀。三曰鈞天。四曰入朝。五曰出藩。六曰校獵。七曰從戎。八曰送遠。九曰登山。十曰溪水。於梁。

則有武帝之江南七弄。曰江南龍笛、採蓮、鳳笙、採菱、游女、朝雲。又有上雲七曲。曰鳳台梧桐、方丈、方諸、玉龜、金丹、金陵、而沈約亦有鳳瑟曲、秦箏曲、陽春曲、朝雲曲、夜夜曲、携手曲、陳則如後主之玉樹後庭花。隋則如煬帝之夜飲、朝眠曲。王令言之安公子曲、王徽之迎神送神歌、而白雪、巴渝、白苧子夜、團扇、懊憹、莫愁、烏夜啼等。亦復盛傳於當世。故言詞者必溯六朝。蓋詞之濫觴實由於此。然而周秦漢晉之間亦未嘗無聞其最著者如周之房中曲見於舊唐書音樂志、秦之築城曲見於樂府詩集、漢之春波曲見於洞冥記、銳歌十八曲見於小學紺珠、魏之游俠曲見於樂府詩集、晉之橫吹曲見於晉書樂志、第皆名存而實亡故不足爲據耳。然六朝詞曲仍不過爲五七言之古詩初無極短極長之句。唐人樂府擬

惟此一段爲前人所未遺
及詞曲之同謂異於詩所
賢在於此一種原區

古者亦皆清題抒意有文無聲蓋六朝曲律失傳久矣故新製樂府皆因其詞句而配新聲初無一定之譜其詞句有定能被以一定之聲律而無人人差異者則惟七言絕句卽清平調是也舊唐書云平調清調皆周房中曲之遺聲漢世謂之三調是其淵源亦殊遠矣大凡樂譜之作初不過一字一聲所謂大音希聲是胥由鐘磬而定初不詠於管絃迨以管絃和之則餘音裏空自然應響乃成繁聲樂工奏之既熟則和聲出於不覺於是而一字有數聲矣學士大夫審音既熟則文思如流因而於和聲中實以文字於是句法遂變乃不限於五七言矣李白清平調其始猶七絕也迨作菩薩蠻始以七言作變其餘爲五言作贊秦娥以七言而雜三四言於是遂開詞曲之端而五七言之樊籬盡撤觀其所製樂

府如蜀道難將進酒等且有八言九言十言十一言之長句一字
二字三字之短句羼入其中可謂極其變幻故予以爲李白者詩
中之革命軍而詞中之開山祖也世之論者第以憶秦娥菩薩蠻
爲墳詞之祖則舍樂府而言小曲矣意當時樂府第爲歌詩去詞
尙遠所謂詞者實爲五七言絕詩之變相取其短簡而靡曼於是
靡然風從競尙一時是猶今之陂黃盛行於里巷間崑腔大曲反
不足以傳誦於時其事勢正相同也故全唐詞所載長調極鮮僅
杜牧之八六子一首凡九十二字後唐莊宗之歌頭一首凡百十
六字蜀王鷓之金浮圖一首凡九十六字無名氏之魚游春水一
首凡九十一字呂巖雖有沁園春滿庭芳醉江月水龍吟雨中花
提拍滿踏花漢宮春等長調多後人假托之詞不足據也當李

唐之世。實以詩歌取士。其時作者。不過出餘緒而爲詞。但付梨園。不著國家功令。西蜀南唐而後。作者始日盛君臣上。夫轉相矜讓。如王衍、孟詠、李璟、李煜諸主。和凝、韋莊、薛昭蘿、輩。詞名噴噴。千古。洵極盛矣。趙崇祚輯《花間集》所收。乃至五百餘首。足見當時作者亦已如林。然其詞皆纖麗淫靡。憐怨慕。爲多。黃叔暘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也。及趙宋肇興。名流輩出。鄱陽美成。各繼五代諸家。而起一掃其浮靡之習。由鍛鍊歸於醇雅。於是史達祖、高觀國、踵接其後。張輯、吳文英師之。於前趙以夫、蔣捷、周密、陳允衡、王沂、張炎效之。於後他若銅琶鐵板蘇子瞻。有大江東去之詞。殘月曉風。柳三變擅小拍紅牙之曲。秦七、黃九或以芊綿見勝。或以穀列見長。而姜白石、馮艾子諸人。則且安排簫管。自製新腔。卽寇準、韓琦。

司馬光歐陽修岳飛諸公功名勳業彪炳一時者亦莫不善爲小詞極清新俊逸之致故言詞者莫不稱有宋一代爲極盛時也比至金元入主變詞爲曲而詞學乃漸衰然詞曲本爲一體能曲者即無不能詞故金章宗之蝶戀花詠墨見於詞苑世宗之減字木蘭花見於法苑春秋而吳彥高蔡伯堅尤爲當世推重稱爲吳蔡體餘則如元好問折元禮趙孟頫張壘張翥薩都刺鮮于樞前後凡八十餘家詞人之多初不亞於有宋特爲曲所掩乃不見其長耳朱明一代以迄讓清詞學在廢興之間作者雖衆散佚居多然有明兩祖列宗皆好學不倦染翰但工如仁宗之鳳棲梧賦九月海棠宣宗有醉太平賜學士沈度具載蘭皋集中周憲王遭世隆平奉藩多暇留心翰墨尤精詞曲有誠齋樂府若干種音韻諧美

流傳內府。劉伯溫英偉奇才。而小詞皆靡靡可誦。宋金華以大手筆。開一代風氣。而亦時有麗語。他若楊孟載、高季迪、楊廉夫、瞿宗吉。聶大年。楊用修。唐子畏輩。莫不新詞競唱。傳一代之風華。至清初。入關之際。如吳梅村、錢牧齋諸人。以明末遺老作開國勳臣。各以風流文采。互相提倡。故詞章之盛。亦不減於元明。特是科舉方興。人皆留心帖括。所爲詩莫非五言八韻。無復性靈天趣。間有作者。不過數人。朱竹垞厲樊榭、蔣心餘、納蘭容若、龔定盦等諸人。而外餘子碌碌。皆不足數。詞學之衰。於茲蓋已百餘年矣。乾嘉而後。雖有一二風雅之士。自鳴得意。欲以詞章鳴於世。如郭麌之蘅夢樓詞。張惠言之茗柯詞。姚燮之疏影樓詞。顧梁汾之彈指詞。承齡之冰蠶詞。邊浴禮之空青詞。陳維崧之鳥絲詞。曹貞吉之珂雪詞。

宋浣花之浣花詞。秦膚雨之伏鸞堂詞。張嘯山之剪錦詞。皆欲自
儕於宋六十一家之列。然其胎息已薄。學稼軒者每流於放恣。學
白石者輒淡而無味。學夢窗者則堆砌而疊墮。之病者已入膏
肓。雖有薦蒼不能救矣。至於光宣之世。作者尤鮮。大江南北寥寥。
如晨星之可數。然而未及。蓋棺尙無論。定予不敢以一己之愛憎。
評隱其人與言也。



廣告出版 標新點式

鳳娟女士情書

◎萬金不換之愛情專書

◎百讀不厭之豔情尺牘

◎男女社交之指導員

◎夫妻恩愛之媒介物

香 豔 處 ○ 妙 不 可 言 …… 令 人 醉 心
哀 悲 處 ○ 慘 不 可 說 …… 令 人 下 泪
歡 喜 處 ○ 樂 不 可 支 …… 令 人 銷 魂
滑 稽 處 ○ 笑 不 可 仰 …… 令 人 捧 腹

是書爲鳳娟女士在學生時代寄其情人之情書。經本局重價購得板權。
請善著愛情小說之陶寒媛先生鑒定。共八萬言。關於愛情豔情。色情喜
情。無不包羅盡有。而情節一氣呵成。無尺牘瑣屑之憾。不但可爲情書讀
亦可爲小說讀。女士別署愛夫。即鼎鼎大名之海上交際花。素自矜貴不
肯以隻字示人。今忽以一己之祕密。公開於世。其價值之名貴。可想而知。
至其用筆之秀麗。文氣之高雅。在女界中可稱獨步。不特爲消閒之好資
料。亦情書之好範範也。印書無多。購者從速。洋裝一冊。價洋四角。現售特
價二角四分。外埠加郵費三分。郵票代洋實足通用。

時還所發行總局書啓

三里人格梅白
一八和路百

文苑導游錄（第二種第八卷）

●駢散文八

天虛我生潤文

草堂春宴序

強化誠

昔李白於春夜與諸兄弟有桃園之晏。觀其銜觴賦詩吟風弄月。不流連而忘返。惟行樂之及時。所以置酒高會暢敍天倫。非世之玩物喪志。浪遊無度者比也。士君子超乎世俗別具襟懷。對於親屬有密切之愛情。對於時序有留戀之感想。詎肯以有用之精神爲無謂之酬應者。晚近人心不古。風俗日偷。一遊讌輒費數月之薪金。一集會動棄兼旬之職業。席豐履厚。自恃祖有遺金。鼎食鐘鳴。不顧野有餓莩。豈知天地寄身。生同朝露。繁華過眼。幻若浮雲。亟發憤以忘食。猶慮沒世之無名。況從欲以嬉遊。安見潤身之有。

惟此四句聲調尚近
駢文餘均類乎帖括書稟

德所謂狂瀾既倒已滔滔者皆是也。正路不由將張張乎其何之原其故亦惟舊染之習不可湔除耳。余與某交有素矣。平日過從既密。彼家風範自詳。儉以養廉。仰事則盡歡於菽水。貧能樂道。中饋則洗手作羹湯。母子之樂也融融。夫婦之情也穆穆。朋友切切。孫子繩繩。和氣萃於一門。洪範備乎五福。己未上元之節。余以情關葭附。誼切梓依。幸獲寵招。趨列宴席。是日也。親朋畢至。少長咸集。無絲竹之亂耳。有杯酒以聯歡。雖肴饌之不豐。實口體之所適。簪花入室。萊子舞五彩之衣。侑爵揚言。封人獻三多之祝。宴酣之樂。非爲肉食遊戲之具。不尙樗蒲。或聯句以成詩。或圍棋以爭勝。歌者奏琴。射者投壺。起坐而誼諱者。衆賓歡也。頽然而高臥者。主人醉也。已而明月上升。遠客先散。余感良朋之難聚。勝會之不

常才非子安。願贈言於臨別。詩工束晉。喜唱和之成篇。是日與宴者凡若干人。得詩若干首。因宴集之所爲草堂。故屬余爲草堂春宴序。

(評)尙無疵病。惟駢語欠有古意(甲九〇分)

草堂春晏序

賴用賓

夫人側身於天地間。使其中有不自足。雖極宮室臺池燕游之樂。又何取焉。迨其門衰勢落。豪華盡去。求一窮閭漏屋。以棲其身。而不可得者。蓋比比也。吾因是。甘終老於灌青草堂矣。余僑宣有年。鬱鬱茲土。觸目有河山之感。甲寅秋。釋館歸田。從事實業。卜築於宣南之周村。屋三幢。均覆以茅。面南而倚山。岡陵起伏。則涇之華陽。甯之北極。若斷若續。蜿蜒如常山之蛇。而吾草堂。適踞其首焉。